



□赵光华

记忆中,每到过年,挂灯笼就成了我家一件庄重又充满欢乐的事。那火红的灯笼等待着被我们唤醒,画龙点睛般地装扮着农家小院的年味。

那时我家过年挂的灯笼都是奶奶亲手制作的,这是她年轻时学的一门手艺。她精通女红,是村里女人眼中的“能人”,上门求教的大姑娘小媳妇非常多,她都热心、耐心地传授。

挂灯笼一般在除夕这天进行,万事俱备,灯笼挂起来,年就被“点燃”了。这活儿由放寒假的大孩子或外出打工归来的年轻人来完成,我家弟兄三个,老三上

梯子,大哥护梯子,我站在远处观察两个灯笼挂得是否对称。最后接好电源插座,点亮灯笼内的小灯泡,才算试灯完毕。

竹篾骨架是灯笼的灵魂,支撑起灯笼的形状,每一个弯折都恰到好处。骨架制作完成后,再将纸或绢布裁剪得恰到好处,小心翼翼糊在骨架上,这样灯笼雏形初现。最后是装饰,将花鸟鱼虫、历史典故、吉祥话语等用颜料勾勒描绘在灯笼上,承载着人们对新春美好的祝福。在这一方小小的灯笼上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精炼展现。

当灯笼被挂起来时,整个世界仿佛都变了模样。过年这几天,沿着街巷漫步,悬于门楣和屋檐下的灯笼在微风中

轻轻摇曳,犹如一串串跳跃的音符。红色的光芒在黄昏中晕染开来,驱赶着冬日的寒冷。邻里间相互帮忙挂灯笼的场景最是温馨,大家一边挂灯笼,一边谈论过去一年的琐事和新一年的计划。儿童们则在大人的脚边跑来跑去,快乐无限。

在乡村,挂灯笼更像是一场仪式。各家各户灯笼挂起来后,那星星点点就像天上仙女花篮里的花瓣撒落到人间。当夜幕降临,这点点红色更显耀眼。

现代社会高速发展,庆祝新年的方式在改变,但春节挂灯笼的习俗仍然在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熠熠生辉。城市的街头巷尾,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。有传统手工制作的圆形红灯笼,也有利用新

材料制作的创新型灯笼。电子灯光、声控技术的运用,赋予了灯笼新的色彩。

站在路灯下,仰望着高高挂起的灯笼,我的思绪随着灯光飘远。灯笼的光芒不仅照亮了夜色中的街头,也照亮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爱。它是春节的符号,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,连接过去与现在、连接家人与游子、连接历史与现代,蕴含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,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。

愿春节的灯笼永远高高挂起,把温暖和喜庆一代又一代传下去,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揣希望和梦想,在灯笼的映照下阔步前行。

年景儿

记忆里的年

年味儿

□苗滨

年是什么?小时候,年是一种期待,期待有新新的花衣裳、香香的吃食,还有多多的压岁钱及意料之外的零食……

那时候,新衣新鞋都是母亲亲手做的。年前数天,母亲扯来花布,一通比划裁剪,花布就变成了形状各异的小布块。之后,家里的缝纫机便会“哒哒哒”地响上一整天。新棉鞋的鞋底子是早就纳好的,母亲再找来一些结实的花布和棉花,按照鞋帮样子剪好缝合成鞋面,用凳子压平,最后缝在鞋底上,一双新鞋就做好了。为了给我们每人做一套新衣、一双新鞋,母亲有时要一直忙到除夕晚上。

那时过年的“美味佳肴”是什么呢?有胡萝卜、粉条、菠菜,还有烧豆腐,家里也买肉,但量并不多。父亲总会在年关买一些猪蹄和猪皮回来,一点点收拾干净,再切块熬煮成皮冻,有时里面还会放入一些花生米,那大概

是我们家的独特做法吧。不过家里过年一定会有带鱼,那是父亲单位发的福利。数条带鱼放入大盆,倒入刚打上来的井水,我和姐姐分工合作,很快收拾干净,切成段腌制,下油锅炸好,就扣在院子的大铁锅里。亲戚们来了,那算是餐桌上的一道“硬菜”。

过年的压岁钱,奶奶早就准备好了,而且全是崭新的一角、两角票子。大年初一早上,大点的孩子可以分得两元,小孩子则是一元。瞬间“暴富”的我们,个个欢呼雀跃。要知道,平日帮家里打酱油余下的零钱都是要上交的。大家按捺住激动的心情,商量着要买什么才好。一小根甘蔗、几个米花球通常是我们的选择,或许还能买两个泡泡糖和心仪的小玩意儿。没几日,“巨款”逐渐萎缩清零,于是,我们又开始期待下一个新年的到来。

那段时间,父亲每天下班都会买一些年货或零食回来。有时是橙红的小橘子,有时是一包瓜

子或花生,还有一次,父亲的自行车上竟然驮了一大捆甘蔗回家,我们都震惊了!要知道,父亲平日里一根甘蔗都舍不得给我们买。后来他解释,正巧前面拉甘蔗的车上突然掉下一捆,车主就便宜卖给了他。那个新年,不仅是我们,还有做客的亲戚,都尽享了甘蔗的甜蜜滋味。

过年的乐趣之一,是跟着奶奶走亲戚。奶奶踩着“三寸金莲”,走不了远路,每年只能到邻村的姑奶奶家走一遭。走亲戚能吃到好吃的,是小孩子的盘算,其实让我喜欢的,还有亲戚们聚在一起的那种亲昵和热闹。几家亲戚都来了,大人孩子满满一屋子,屋里屋外都是笑声,血脉里相同的部分把大家紧紧相连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,当年围坐在一起亲戚多数已过了古稀之年,当时一起奔跑的孩童已到中年。新年将至,亲人围坐,一样的热闹,一样的温情,一样的暖,就这样绵延不绝……



喜气盈盈 王捷 摄

□杨爱兰

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,年味越来越浓了。蒸花馍,这一年节习俗,以其独特的魅力,成为浓浓年味中的一抹亮色。

每年腊月二十七、八,我都会蒸花馍。大清早我就拿出大盆,舀上满满六大碗面,开始起面。这面要比平时起得硬些,以便蒸的馍更周正。面起好后,把面盆放在烧温的大锅里,让面发虚。

四个小时后面发好了,我的一大碗枣也泡好了,便拿出花擀面杖、小剪刀、小梳子等,准备捏年馍。

我先给孙辈们捏个小枣糕。枣糕圆圆,象征着家人团圆幸福;枣儿红红,象征着鸿运当头、红红火火。枣糕的“糕”字与“高”谐音,寓意步步高升,蕴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祝愿。

捏完枣糕,我开始捏枣花子馍,先搓一个中间粗、两头细、尺五六寸长的面条子。接着,用花擀面杖一擀,在面的中间放一

个枣。然后左右手一起从面条两头往中间卷,两头抹点水粘在一起,枣花子馍就捏好了。我还会捏三颗枣、四颗枣、五颗枣的枣花子馍。这些都需先擀一个通体粗细均匀的二尺长面条,对折后用梳子扎花纹,再把枣排列好后用两根筷子一夹就成了。

把捏好的馍放在温热的床上醒半小时,就可以上锅蒸了。馍出锅后,我会用筷子轻轻地在每个枣花馍中间点一红点、在枣糕上点一圈红点,这过年花馍就大功告成了。枣花子馍,寓意花好月圆,更添喜庆。

年馍不光是过年的花馍,还包括元宵节的枣糕。

正月十一这天,我就开始准备。先捏“麦屯子”,寓意五谷丰登、粮食满屯、生活富裕。擀三个圆面片,一个比一个大一点,分别挽上花边,用细吸管扎一圈,摆起来。搓一根细细的长面条,剪成麦粒状,撒在最上边的面片上。再捏一个量器“斗”,捏一个“升子”。接下来捏一只小猫,意在“看麦屯”。

将这些摆放在最上一层的面片上,再撒些面条做的麦粒。最后,用面搓一条长,“围”住“麦囤子”。

接着,我又捏了“猪头”“羊头”,寓意猪羊成群、六畜兴旺。

我给老伴和儿子每人捏了个饅子,寓意有金有银,有钱有粮;给我和女儿、儿媳各捏了个褂子,寓意有衣有裳;给孙辈们捏了小老虎、鱼和砚台,寓意坚强勇敢、活泼好学。

花三四个钟头蒸好一锅馍,确实费力费神。儿子说:“妈,你太累了,何不到馍铺买呢?”我总说:“馍铺蒸的馍和我蒸的馍不是一个味,累点也罢。”

蒸花馍虽然不容易,但我非常乐意。亲手蒸的馍,是传统样式,更显庄重,且有意义,不仅散发着醇厚的麦香味与甘甜的枣香味,也增添了浓浓的年味。每一个花馍不仅是美食,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,寄托着殷殷的心意和美好的祝福。

愿有岁月可回首,年年岁岁蒸花馍。

□苏美文

小时候,年是心中熠熠生辉的梦。放寒假后,我和弟弟就像归巢的小鸟,迫不及待地飞回那承载着无数温暖的老家。一进家门,饭菜的香味,瞬间勾住了我的心,年的序幕也就此拉开。

随后在某个阳光甚好的一天,我和弟弟、爷爷奶奶一起热火朝天地清扫屋子。我和弟弟负责擦拭桌子,小小的我们仰着脑袋,努力踮起脚尖,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看着原本落灰的桌面变得锃亮,我们心中满是成就感。爷爷奶奶则专注于清理电视柜和衣柜,一边整理,一边念叨着过去的点点滴滴,那些旧物件仿佛藏着一段段故事。

清扫完毕,我们就满心欢喜地盼着腊月二十六、七,等爸爸妈妈、大伯大妈一家回来。若是遇上下雪天,那更是热闹非凡。我、弟弟、爷爷奶奶手持扫帚,齐心协力地清扫门前街上的雪。寒风凛冽,可我们的脸蛋因劳动而红扑扑的,笑声在这冰天雪地中传得很远很远。我们精心留出一条路,就像铺出一条通往团圆的幸福大道。

那时候,大街小巷的热

闹,是过年专属的盛景,尤其是腊月二十六村里的集会。掰着指头数日子,盼着新衣上身,仿佛那是通往快乐的魔法袍;望着灶台、糖瓜,想着饺子出锅、糖果满兜,光是想想,嘴角就忍不住上扬。年三十晚上,一大家子聚在奶奶家的炕头上看春晚、聊天,其乐融融。一切的一切都在欢笑声和鞭炮声中回荡,快乐如此简单纯粹。

长大后,过年的脚步近了,心底反而被复杂情绪填满。曾经热切期盼的过年,如今成了旧时光里的回忆,翻出来品味,甜蜜中夹杂着酸涩。

我们不再是给颗糖就笑的孩子,岁月在脸上刻下痕迹,更在心底留下沧桑。如今,站在岁月的渡口回望,老家的屋子依旧,可爷爷奶奶的身影却已不在。曾经一起清扫屋子、扫雪的场景只能在记忆深处找寻,满心都是对过去的怀念。

如今过年,最大的心愿就是亲人平安。围坐在饭桌旁,看着家人熟悉的面容,只愿这份团聚能久一点,再久一点。新年的钟声敲响,只希望平淡的生活里,家人能一直陪伴在侧,那些温暖的过往,能在回忆里永不褪色。